



青春军旅美文系列

灯是帐前铜人灯，
剑是风云三尺剑，
远处是旌旗猎猎，
耳畔是鼓角争鸣……
谨以此书献于西北边关的士兵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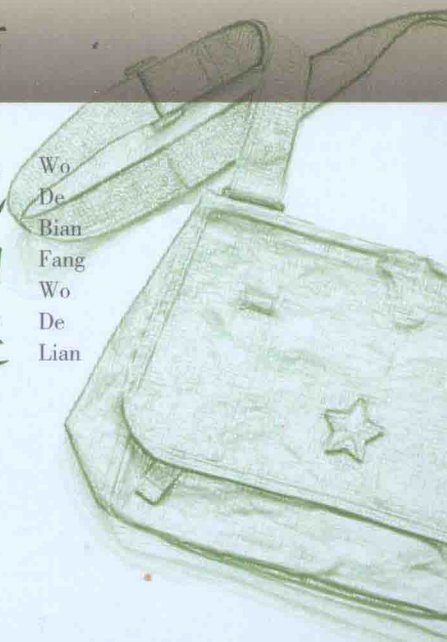


我的边防



曹晶一著

我的连



Wo
De
Bian
Fang
Wo
De
Lian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青春军旅美文系列

灯是帐前铜人灯，
剑是风云三尺剑，
远处是旌旗猎猎，
耳畔是鼓角争鸣……
谨以此书献于西北边关的士兵兄弟。

我的边防

我的连

Wo
De
Bian
Fang
Wo
De
Lian

曹

晶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边防我的连 / 曹晶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 10

(青春军旅美文系列)

ISBN 978-7-201-09741-1

I. ①我… II. ①曹…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4501 号

我的边防我的连

WO DE BIANFANG WO DE LIAN

曹晶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tjrmcbs@126.com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6 开本 15 印张

字数：193 千字

定价：29.00 元

自序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大凡优秀的作家都有一位擅长讲故事的祖母……当然，除了这位“故事大王级别”的奶奶，还得拥有坎坷的童年、敏感的内心、特立独行的气质与锲而不舍的坚持……头回看到这一番话时，我的散文处女作《拥有吊蛋梨的那个夏天》（原刊于《中华散文》1998年8月号）刚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华散文百人百期精华卷》一书。记得那是一个初春的清晨，当我站在办公楼前，冲着东方破晓时的第一缕晨曦，轻轻展开手中的样书，忍不住在心里犯起了嘀咕：难道，我真的能写散文？

小时候的我完全没有一些大作家在电视访谈节目中所描述的童年：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嗜书如命，而我在小学阶段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作文非常抵触，甚至患上了关于“扫雪”题材作文的恐惧症。此事说来话长，我是在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军区大院中长大的，那时对于冬季的记忆，似乎都与雪有关，每次下过雪，我和姐姐就比着看谁起得早，往往连早饭都不愿吃，就为抢先一步去争夺家里唯一的铁锹，得手后自然不顾一切冲出门去，扛着比自己都高的那杆铁家伙，乐颠颠地到学校扫雪。记忆中每个学期似乎都要写一篇扫雪题材的记叙文，对我来说这似乎比扫雪本身都令人头疼，每回绞尽脑汁码好的文字，最终却被老师评价为“不具体，没细节”，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莫非要把落在地上的每一片雪花都描写吗？

这个局面在小学临近毕业时终于有了转机，我似乎在一夜之间突然明白了所谓的“写作秘籍”。从那以后，我的作文成绩一直不错，高二时还曾获得过全国中学生征文比赛的优秀奖。对于在作文方面表现出的天赋，中学阶段的我却并没拿它当回事，因为那时的我很清楚自己的志向。我在整个学生时代一直酷爱绘画，除担任班级的宣传委员还兼着美术课

代表，我那时做梦都想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或者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那时的每个周末，我都在为大卫的石膏鼻子为何画不立体，水粉静物的冷暖对比为何不够协调而纠结忐忑。有人因此说我是当时那个理科重点班里的另类，看着我的各科成绩都像断了线的风筝般飘飘摇摇，慈眉善目的班主任实在忍不住了，既然学理科就该好好钻研数理化，想当毕加索干脆转到隔壁（文科班）去。这种状态自然考不上理想的大学。后来，我干脆参了军，考了军校，在政治学院进修时，队领导为了提高我们毕业后的第一任职能力，规定了每周一文的硬性任务，这又让我犯了愁，写什么呢，写新闻报道，学员队就那么大点地方，总不能打个喷嚏、说句梦话都报道一下吧？写理论文章，自己实在没有那么深厚的理论功底；最终我决定还是重操旧业，写点记人叙事的千字文吧。谁知文章写出来，一片叫好声，不少靓丽的女同学大声惊呼，想不到从新疆这么边远地方来的小子，还能写出这么优美的散文？我也惊诧不已，我以前怎么不知道，我写的这种东西竟然是散文？直到后来，我的散文变成了铅字，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

慢慢地，我开始不满足散文这种非虚拟文体，于是试着鼓捣写小说，谁知我的小说处女作《陆航虫》竟然获得了全军文学的最高奖，自己不仅荣立了三等功，还被军区表彰为学习成才先进个人。这个奖项的获得让我在军区的文学圈子里产生了不小影响，机关不少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不可思议，听说机关一个业余写东西的年轻人，一不小心竟获得了连很多专业作家都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奖。对此，我的内心倒很平静，该下部队还得下部队，该写材料还得写材料，只是工作之余将原先装在脑子里的八大山人、张大千、李苦禅、吴冠中、塞尚、梵·高、莫奈慢慢地用沈从文、鲁迅、欧·亨利、莫泊桑、芥川龙之介、杰克·伦敦和福克纳来代替，构图、线条和色彩变成了结构、节奏和语言，除此之外，我的工作和生活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改变。

后来，我发现自己同时喜欢上了这两种文体，喜欢在这两种文体间随意穿梭，那种感觉就好像一名狙击手，熟练地让冲锋枪在单发与连射

这两个档位上自由切换。我渐渐发现，小说与散文就如同鸟之双翼，有时甚至没有绝对的明确区分：散文式的小说轻悠空灵、回味无穷，小说式的散文行云流水、好读易看。文学创作就像是烧一炉新的瓷器，只要窑门不开，你就无法猜测它最终的样貌，这既是一个惊险的创意之旅，又是一种痛并快乐着的体验。越往后来，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让我不安起来，当下社会文化多繁、价值多元、风格多样，你如果不想被读者评价为“欺世盗名、谋财害命”，那就一定要写出一流的好作品，至少不能浪费了读者的时间。

事物的发展总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文学创作当然也不例外，三年前一段时间，我的创作也走入了“瓶颈”期，好小说到底还要不要讲故事？好散文到底该追求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我尝试着从一大堆生涩的理论书籍中寻求答案，最终却像是走入了庄周梦蝶的悖论。

2010年底，部队组织年轻的机关干部下连当兵锻炼，我主动要求去条件最艰苦的红其拉甫接受熏陶，在整整三个月的日子里，我先后与近百名官兵谈心聊天，写下了十余万字的心得笔记。当我返回军区后，我发现这一段当兵的经历除了让我在工作上受益匪浅外，还有一个始料未及的意外收获，那就是困惑我很久创作问题突然迎刃而解了，于是就有了散文《我的边防我的连》和小说《边关五韵》的倍受关注。一位私交不错的哥们阅读了上述几篇文章后真诚地说：“你的文字的确生动感人，可我不得不说，时间会冲淡一切记忆。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后，当你再回想那一段生活，你还会像今天这么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吗？也许，它最终只会变成你记忆里的一个梦！”

时间就这样到了2014年，当我再次奉出那些年在高原边防的心血之作，准备出版个人的首部军旅散文集时，我的心情依然无法平静，甚至那种久违了的胸闷、耳鸣、头痛等高原症状似乎已经复发……说实话，我感谢这些难得的生活体验，它让我从真正意义上接了一次“地气”，让我突然明白了军旅文学创作的“内核”究竟是什么，我坚信这份经历会让我的一生受用无穷。

将此书献给这些年始终关心爱护支持我的各位领导、师长和家人，特别要献给许许多多长期奉献在西北边关的士兵兄弟，请你们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我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直到自己走不动为止。

第一辑·金戈铁马

- 002 我的边防我的连
043 阿然保泰的上铺兄弟
048 巡逻在玄奘当年的取经路上
052 霍尔果斯的语言

第二辑·一路兵歌

- 058 哨所的 9934 茶吧
062 梦回吹角连营
066 军旅月光
069 最初的军校
073 蝴蝶谷的今与昔
077 忽然想起一头牛
079 遗失在荒原上的真实谎言
082 与狼共舞
086 卡车上的日子
088 “孔团长”治山记
093 回眸延安
097 风吹一夜满关山
102 不应忘记的后勤故事
105 浓墨彩绘报军心
108 有关军事文学的对话

第三辑·玫瑰与枪

- 122 拥有“吊蛋梨”的那个夏天
125 化学系女生的二硫化钾
128 我有一位同学叫梅子





- 134 挥了一下手
136 一牙土豆馅月饼
138 说好冬天就回来

第四辑·万金家书

- 146 水晶饼
149 军营食无面
151 离歌声声随风去
157 上阵父子兵
160 锅盔情愫
163 一根一叶总关情
166 卑微的父爱
16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173 书慰我心
175 不解美术缘
177 其实不想走
180 童年病榻二三事
185 那些已经失传了的童年游戏

第五辑·虚情真意

- 192 谁是谁的牵挂
199 千里之外
208 倾听云彩呼吸的声音
213 人面桃花
216 何处不江南
221 军医不带“长”

第一辑 · 金戈铁马

灯是帐前铜人灯，剑是风云三尺剑，远处是旌旗猎猎，耳畔是鼓角争鸣，这是历代边塞诗中屡屡出现的场景。

如果穿越到三千多年后的今天，西北边关会是什么样？当下的边防军人又过着怎样的生活？若非亲眼所见，实难想象得出。

那就随笔者一同置身荒芜、偏远、高寒、缺氧的雪域边关，领略当代军中男儿枕戈待旦、精忠报国的铁血本色。



我的边防我的连

1. 当兵当到天边边

听说领导最终确定我们三人到新疆边防当兵锻炼的消息后，我顿时有种热血沸腾的冲动。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让自己激动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这时，我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自己身体里说：曹晶，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下午一上班，柳处拿着一张名单走过来说，你是三个人中职务最高、年龄最大的，领导交代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想去哪个边防连？我扫一眼那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一指那个“卫国戍边模范连”，就它了！

柳处长笑了，你可要想好，这红其拉甫边防连虽然光荣，可海拔 4300 米呢！

我也笑了，放心吧，绝不反悔！

直接领导朱副部长听说我选择了红其拉甫，惊讶之余关切地说：“曹晶，你都‘奔4’的人了，别总把自己当小年轻！你要是磨不开面子，我去找领导给你调整一个条件好些的连队。”我还是拒绝了，平心而论，这一



选择不是逞强，更不是作秀，是缘于内心深处的一种情节，一种对万山之巅、西陲之遥卫国戍边精神的敬仰和膜拜。

部里对我们这次下连当兵十分重视，临行当晚，李部长召集相关部处领导为我们三人送行，并现场任命我为组长。酒精的刺激与现场的气氛让我兴奋异常：“组长的官太小，红军长征中都有‘三人团’，应该任命我当‘团长’！”在座的领导和同志们都笑了。直至活动结束，我的大脑中始终回响着领导语重心长地叮嘱，一定要当好“代表队”！

次日起个大早，然后让媳妇帮着收拾行装，自己却趴在电脑前，通过互联网搜索起“红其拉甫”一词来。刚一键入“红其拉甫”，百度引擎上就出现了5位数的搜索结果。点开一条，上面写着：“红其拉甫”一词，出自塔吉克语，意思是“血染的通道”，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和晋代高僧法德《佛国记》中所载，这里绝岭峭壁、雪峰深涧、怪风肆虐、野兽出没，时常有途经的商贾骆队被暴风雪吞没，因此这条古“丝绸之路”又被叫作“死亡之谷”。

吓唬谁呀？我冷笑着，革命军人根本不怕死。再点开一条，又见：据研究表明，此地系南极和北极之外，地球上最大的冰雪之乡，海拔多在4300米之上，昼夜平均气温在 -20°C ，最低达 -40°C ，空气中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紫外线辐射超出平原的50%以上，即使徒步行走，也相当于在平原上背负三四十公斤的重量的状况，属于生物学家界定的“生命禁区”。

随着后来的一一查看，我的心情也由最初的心驰神往而变得无比复杂起来，此时耳畔似乎传来了低沉凝重的吟诵：风萧萧兮易水寒……

2010年11月3日清晨10时30分，我们三人分别在南疆军区招待所楼前被当兵连队所在的军分区接走，登车之前我们三个“列兵”不约而同地拥抱在一起，我的喉咙竟有些哽噎，昨晚想好的话竟半句也说不出。他俩拍拍我的肩膀：“组长，不，应该是团长，你看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我



差点笑了，只是用领导的口吻命令：“落实好首长指示，一定当好‘代表队’！再有，要定期向我汇报情况，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拿‘团座’不当领导！”

2. 因为爱所以爱

经过几天的辗转，我终于坐上了去边防连的汽车，掐指一算，出发至今已近一周时间，单就这马不停蹄的长途奔袭，也是以往任何一次下部队时无法经历的，我不由感叹这“兵”真没白当。

踏上红其拉甫边防连的地面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兴许是过于兴奋，兴许是期待了太久，以至于我的整个身体有些轻微发飘，如果不是呼吸急促，我真就感动得高喊起来！

天空湛蓝似洗，雪峰巍峨如聚，衬托着新营房那鲜红的坡屋顶和大门口深红色的照壁，在褐色山石的映衬下如同喀喇昆仑精神的真实写照和边防官兵的赤胆忠心。站在照壁前仔细端详，我不由得肃然起敬起来，正反两面分别镌刻着胡主席、温总理在 2005 年和 2006 年出访欧亚等国，飞临红其拉甫上空时发给连队的慰问电报，这恐怕在全军也独此一家。

站在不大的营院中，抬头仰望蓝天白云和连绵雪山，除了感到空间上的一丝渺小，再就是肩头沉甸甸的责任感。毕竟，脚下这片位于祖国版图最西端的广袤土地，是由我们这个连队来守卫的，而且从今天起，我就成了这个连队的一员。我大口喘着粗气，心怦怦跳得厉害，这鲜红的屋顶就好像这片版图上的闪烁红星，放射出夺目的耀眼光芒。

我四处张望，除了大门口的二名哨兵，营院里寂静无人。空旷的操场上只有几只颜色各异的大狗凝视着前方。送我去连队时，组织股石股长告诉我，在这个海拔超过 4000 米的连队，除了军马和军犬外，最多只能看到



羊和牦牛，再有就是空中成群的乌鸦。连队也曾尝试养猪为官兵改善伙食，可过不多久，猪就像吃了减肥药，体形消瘦、精神萎靡，直到最后憔悴而死，只有那漫天飞舞的乌鸦，越长越结实，俨然成了这里的一道风景。

曾经听到这样的趣事，某位领导头回来边防，看到阵地上散落着十几只正在觅食的乌鸦，顿时赞不绝口，咱们连队的农副业生产还真不赖！看看这一只只乌鸡长得多欢实！连长幽了一默，吩咐身边的通信员，去拿刀杀只乌鸡给首长下酒！可爱的通信员真就从炊事班掂把菜刀，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猛扑过去，只听到呼啦啦一声，一阵浓烈的“黑雾”散尽，所有的“乌鸡”竟一只不剩了。领导愣在那里，半天没反应过来，半晌才饶有兴味地说，这高原“乌鸡”都比平原上的厉害，竟然练就了空降兵的本领！

进了连队宿舍，我的眼前突然一亮，立刻被迎面而来的一幅巡逻官兵迎风斗雪图吸引住了。仔细辨别，它竟然不是一张普通的图片，而是一副别具风格的灯箱窗帘。我连忙问大家，这些风格多样、颇见功力的照片是出自哪位大家之手？指导员王烈不好意思地笑了，有近一半是从全团官兵那里征集来的，还有一半……他停顿了半刻，低着头说：“是我拍的。”

啊！我惊讶不已，立刻对眼前这位模样帅气、作风干练的指导员刮目相看起来。你恐怕是全军部队站得最高的摄影家了吧？王指导员忽闪着黑亮的大眼睛，挠挠黝黑的脸颊，咧开嘴笑了。

我忍不住走进各班排宿舍，仔细欣赏起这些独一无二的窗帘来。有战士们全副武装在深及腰膝的茫茫雪野上骑马巡逻的场面，有手握钢枪的士兵顶风冒雪屹立在国门前站岗执勤的情景，还有官兵以苦为乐在海拔4700米的前哨班放飞心情、尽情游戏的身影……看着看着，我不由得被这边防卫士的生活百态图震撼了。在这环境恶劣、色彩单一的军营之中，这些缤纷的画面不仅是激励连队官兵扎根高原、默默戍边的“英雄榜”，更是引导他们点燃激情、追逐梦想的“励志书”。



当我虚心请教每张照片的拍摄技巧时，王烈开始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起光圈、快门、景深、构图、广角、微距等一系列令人费解的专业名词。而此时，我的大脑中却突然蹦出一个问题，所有这些投入得花多少钱呀？他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大概三万多块吧？我羡慕地张大嘴巴，这话要是让我媳妇听到就好了，她就不会再嫌我乱花钱买书了。

随着后来的深入了解，我发现近年来，他在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描绘高原风情、反映官兵生活的摄影作品，先后有近二百幅作品被《国家地理杂志》《解放军报》《解放军生活》和《中国军网》等采用，近十幅作品荣获全国全军各类摄影大奖，王烈一时声名鹊起。后来，他还在连队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摄影的热潮，听说几年下来，弟子就遍布了西北五省的大部分地区。

十一月中旬那个周末，我有幸跟他一起，带着连里 20 余名年底即将退伍的老兵去国门留影，他背着一只帅气的摄影包——吉尼福全国摄影大赛的奖品，手持佳能 5D2 相机，戴着遮阳帽和防护眼镜，俨然一位新华社记者的派头。

到达国门时，已是大地撒金、残阳如血，他风趣地组织大家在呼啸的寒风中摆出各种“pose”，我则站在一旁，默默注视这些曾经在国门下、界碑旁生活了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日日夜夜的战士们，他们面对指导员的镜头一点都不扭捏，个个激情似火，个性飞扬，争着抢着要在这片非凡的土地上留下自己最后的身影。

我站在指导员身旁，大声吆喝他们保持队形，及时调整每人的站位，可呼喊了半天却只听见山风的呼啸。我气沉丹田想再提高几个分贝，可声音刚从喉咙发出来就已经上气不接下气，那种感觉就好像刚跑完一个五公里，浑身软绵绵的。指导员看我脸颊彤红，连忙提醒：悠着点，这里海拔 4700 米呢！



返回途中，我随口问指导员：是什么让你舍得花大价钱购买相机，自愿为连队战士拍照？他眨了眨眼睛：身为红其拉甫边防连的主官，在这样的高度为战士们照相，是一份关爱，更是一份责任。

3.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到达连队的第三天午后，我打算一个人在营院四周散散步。此时已是初冬季节，红其拉甫的空气变得寒冷异常。经过两天的适应，最初的头痛、胸闷和失眠症状已减轻了不少。我感到非常高兴，自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通过了帕米尔高原的苛刻挑选，最终接受我成了连队一员。走出楼门前，指导员叮嘱我：把作训帽戴上！我嘴里虽然道谢，心里却嫌麻烦，好啊，出门戴帽子，外面有纠察。

指导员一愣，然后突然笑了：“曹干事，你误会我了，中午的紫外线是这一天中最强的，戴帽子主要是为了防晒，要不两个月后你就会变得跟我们一样黑！”

我一拍脑袋，对呀！这里不是军区机关，警卫营的纠察正在几千公里外的大院里值勤呢！我大笑不已：高原缺氧，脑袋短路了。

还没走出大门，突然被一个矮个子兵吸引住了，他穿件破旧的迷彩服，端只盆子从我身旁走过，在他身后紧紧跟着四五只凶猛的大狗，有的顽皮地撒着欢，把两只前爪搭在他肩上；有的不依不饶，在他两腿间上蹿下跳……眼前的情景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远远跟着他，绕过老营房，只见他把盆放在地上，几只大狗迅速围拢过来，肆无忌惮地饱餐起来。矮个子兵嘴里念叨着什么，对着一只“嗷嗷”嚎叫的大黑狗踹了一脚，那狗立刻不再争抢，一下子变得彬彬有礼起来。



然后，我跟着他进了一间旧房子，那竟是连队的马厩，里面拴着十几匹棕褐色的军马，他一进入，那马儿就像看到了亲人似的跳跃嘶鸣起来。在马厩旁边是一间不大的羊圈，十几只几乎看不出颜色的绵羊和山羊正“咩咩”地冲着他叫。

此时，矮个子兵站在它们当中，宛如一名首长站在阅兵观礼台上，他十分潇洒地指挥着那些马、羊和狗，安排它们有序进餐，然后忙忙碌碌地打扫马厩、收拾羊圈。这时，有两匹马为了争抢食物竟纠缠在一起“大打出手”，顿时鬃毛飞扬，长啸回荡……他有些急了，怒吼了一句我听不懂的什么话，刹那间，两匹暴怒的马儿好似接到指示的“士兵”，立刻安静下来，乖乖地吃着面前那份草料。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他被笑声一惊，立刻低下头，表情变得十分羞涩。他告诉我自己叫多杰·才仁，是从青海玉树入伍的。原来，他是位藏族战士，这时再看他的外貌，面孔黑瘦、鼻梁挺直，双眸炯炯有神，五官轮廓清晰，颇有些米开朗基罗《大卫》的影子。

那时距离“4.14”玉树地震刚过去半年时间，于是我很想问问他家乡的近况，又担心触痛他，犹豫再三还是忍住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向他请教养马和养狗的知识。他用那并不熟练的汉语，以一种原生态的方式讲述了自己两年来与这些“士兵”之间的特殊故事。

绝大多数时候，多杰会一大早带着干粮赶着马匹，在连队周边方圆十几公里的山坡上开始一天的工作。由于时间关系，午饭往往在外面凑合一顿，如果幸运，他能到附近几户塔吉克老乡家搭个伙。可如果运气不好，马跑得太远，找起来就十分困难了。等晚上将它们全部赶回连队，天早已黑下来，等待他的就只有冰粥冷菜。

其实，这些辛苦都算不了什么，谁让他从心底里喜欢它们呢！与这些马儿在一起，他就觉得有说不完的话。连队的十几匹马都有自己的名字，